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三十

藝文四

記

兩浙巡鹽察院題名記

國朝 陳于鼎

國家生財之道有屯有鑄有鈔有茶有榷而自然之利莫便於鹽粵稽鬻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夫私鬻東漢弛禁聽人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鹽而法逾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使置令丞管

勾掌鹽出納明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迨後商人艱於遠涉改納太倉銀庫赴邊開中之法廢而邊方米豆騰踊邊儲自此益仰給於內帑而取盈於田間國與民交病職是之故明初對竈支鹽每一引重止二百斤歲行十四萬引額易銷而鹽價不昂小民喜食私販無利不禁自絕後則鹽斤愈加以十四萬之舊額而加至三十餘萬課重販賤斤多引壅重以胥蠹之磨牙吮血追比之敲骨斷筋此商民之所以蝟縮不前也

天下各運司兩淮鹽課居其半而浙最寡蓋以浙
地濱海行無遠地不比淮之幅員袤廣且浙係內
商數百金亦可行鹽稱巨賈其視淮地邊商以百
萬自雄者不啻培塿之仰岱也加以多斤壅其引
冗費剝其脂峻法傷其心商安得不散無商則無
鹽無鹽則無課此卽管晏復起極重難返茲者
大清秉乾一洗前代陋習首以陳公爲監察御史董鹾
兩浙公朗中而霽外宏謨而密理嚴於馭吏而慈
以字商禁私販恤竈丁清草場悉鋤胥蠹愼擇鹾

官名世長才必將晉筦樞密於以斟酌元氣執斗魁而調大象坐致天下於豐登殷阜豈區區管晏云乎哉前代各署例有題名記來任斯職者若而人勒姓名爵里於石令觀者省焉今我公為開
國督鹺第一人是宜首列而余適以使事至武林目覩其霜清露灑感深萬竈其豐功峻伐政未有艾因僭颺而為之記

紫陽別墅碑記　國朝 張泰交

紫陽別墅者武林商籍紳士會文講學之地也先

是西湖之濱有崇文書院鹾使高君於課績之餘
慨然以風教爲已任具聘幣擇師而館之於是從
游者日衆肄業者日勤亦既彬彬可觀矣惟去城
稍遠往還爲艱遂於鳳山門内購宅一區更剏今
地焉枕山面江中有層樓樓旁有池池有泉水清
漣可愛後有花廳紅綠參差掩映階砌再折而北
漸登吳山高處憑而遠眺錢江聖湖悉在几席閒
又有石門天成石徑迂折古木森陰花香鳥語饒
山林之趣而無城市之囂以中奉紫陽朱夫子位

故顏曰紫陽別墅云經營之費約千金許高君與諸鹾商兩任之余莅任之三月具詳以報余曰興學育才美政也其再爲經久計七月以商人吳琦等願每歲捐銀四百兩以佐膏火復且委任得人經理有法余乃撥冗躬臨進諸生而告之曰是舉也諸生得毋以爲上官者專欲爾後進工此文詞以博科名拾青紫已哉非然也士爲四民之首士習不端則民風不湻古者烝我髦士董之師儒修其孝弟忠信之行於黨庠術序之間而民亦遂相

觀而善至於風移俗易而不自知故民風必自士習始諸生生當棫樸菁莪之世幸際太平無事之休遊居而擅江山之勝概講學而有師友之觀摩於以會友輔仁非禮勿動非道不干勵廉隅之清修養公輔之令器長吏愛而重之莫不訪道式閭下民則而效之於焉興仁講讓熙熙乎三代比戶可封之俗復見於今日是諸生之無負斯舉也若其利慾熏心詩書借口陽矯見譏於單父武城不聞有澹臺即才高遷固亦莠民而已其如今日俎

豆紫陽之意何諸生皆唯唯再往再告之朔望講
聖諭畢必往反覆告之刺刺不能休今且兩歲矣成人
小子以德以造而城闕無譏焉余喜高君能率先
倡之而衆商能相與成之是以樂觀其美而垂諸
弗替也爰伐石以記之而復爲之銘曰鳳山之門
有墅翼然枕山之麓江帶其前淸池湧地古木參
天石門曲徑屹立盤旋經之營之以誦以絃額題
紫陽志景前賢匪辭是工惟道之肩日就月將裁
狂激狷國之四民士爲首焉型方善俗風教所先

予貫有心往復惓惓勗哉後人視此銘鐫

錫山紫陽書院碑記　國朝　謝賜履

錫舊未有朱子書院祀之自學使荇洲汪公始公以為祀朱子於錫公為朱子鄉人服行朱子之教既奉

命督學於浙徽人士之隸商籍而僑居於錫者咸來就試拔其尤列弟子員又懼其逐於聲利而忘詩書之敎迺因元人溪山第一遺址鳩衆庀葺妥朱子

神位其中而使夫弟子往肄業焉不忘本始且以

嘉惠錫之後學甚盛心也役既竣以余屬有巡鹾之責爰以碑文請人咸謂孔孟之道至朱子而集其成學者仰其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固徧天下而皆得祀者余謂朱子之於錫尤遠有端緒蓋公此舉追維原本其於道統學脈之授受意深遠哉自龜山之卒業於程門而南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厥後龜山至錫棲止東林大闡其教豫章延平實統承之至朱子而遂爲百世之宗師以譜系論龜山其別子也朱子其大宗也祀

別子而不祀大宗於義何居明代諸賢依龜山之故墟開講東林宗風大盛而其立教一本白鹿洞規居敬窮理所以示末學之津逮立人心之隄防者實以朱子為宗要譬之於水龜山其洪河也朱子其歸墟也論先河後海之義則朱子宜繼龜山而並祀於錫且龜山之學其末流稍近於禪後之學者沿流忘本延至張子韶之徒駸駸入於二氏矣朱子彙其緒論析其同異使龜山之學晦而復明是龜山為道南之鼻祖而朱子為龜山之功臣

尤宜巋然特祀以為東南學者百世砥柱者也論者特以朱子所居之地稍遠且已大盛於閩故其祀龜山也第列其門人而於朱子不及焉是目睫之見不足語於道統學派之大今公之率鄉人子弟而為此舉也豈特其鄉里之愛將使錫之人士知道南之所以與天壤不敝者實於朱子乎有賴且使過客僑寓而不忘羹牆俎豆之思其所以仰

承

聖天子尊崇正學之意甚深且厚余故樂得而書之至

規制之宏敞溪山之名勝特士人歌詠紀游之事不復贅也屋值及營造之費凡糜白金若干兩其址本浙商購買前後襄斯舉者皆鹺商之力例得附書

鹽義倉碑記

國朝李衛

從古鹽筴之制裕國便民而歷代以來百弊叢生遂有上虧國課下病民生至商亦兼受其困則體恤之心未至也伏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浙鹺恩膏疊沛我

皇上承乾御極益以加斤減費蠲課賑災商力既舒故
民價不增而課額易辦於是衆商感悅因見
皇上勤求民莫歲支正項儲穀備荒乃願共捐銀一十
萬兩用襄積貯亦足以見
聖德入人之深而感人之速矣衛職兼鹾務不敢壅於
上
聞既奉
俞旨遂令別建義倉遴選誠實之商輪加經理或當出
陳以易新或當糶三而存七隨年豐嗇與時變通

庶幾穀日益多濟日益普雖有水旱可以不為民害焉夫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為利往來耳以諸商各出貲費奔走海澨驅馳闤闠誰不欲利盈什百為肥身家貽子孫之計乃昔之恐失錙銖者今捐數萬金不惜則豈非厚生正德之化風動於不自知哉是倉也卜築於艮山門內錢氏園基其地約四十畝其廒計百四十間其貯可八萬五千石其於水近可便搬運其為地燥可免溼蒸其屬禁城可以數稽查其遠民房可以避煙火周圍有牆

牆高而厚廠有板板闊而堅廠外有場場寬而平場前有廳廳高而敞有門可以杜閑雜有廟可以依倉神後有同志更擴充而推暨之其愈廣
皇仁於無際也夫

重建兩浙鹽驛水利道署記　國朝　王鈞

粤稽建署之始在宋太平興國三年咸淳志稱舊署在鳳凰山雙門內分南北兩衙熙甯間移置於錢塘之太平坊瀕湧金河即今治是已考官制唐開元間稱江淮都轉運使以中書平章兼領無專

宵至宋始置諸道轉運使浙江分東西兩道獨轉運得總其權故稱兩浙而杭爲大都會因設署焉元至元十三年改爲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明代因之遂稱運司

本朝則稱都轉運鹽使司鹽法道其秩從三品班則與僉事並康熙四十九年歸并驛傳事於是秩改正四品卻以副使領之且與計典得以考察屬吏

自是府員以下來謁者一秉屬禮雍正四年

朝議以轉運得兼水利故所轄地至江南江西而

敕命則定爲兩浙鹽驛水利道此官制今昔之異同與
官署建置之原委大略具是鈞親受
天子命承乏是職以雍正二年夏六月莅治矣矢公矢愼
惟懼隕越職守日坐堂皇顧廳事弗整無以重觀
瞻然初受事未暇也明年奉檄濬西湖及城內兩
河而余以所有羨財已充
天府乃棐鐲四萬緡朝夕經理積一歲始竣事又明年
大中丞李公衛奉
命修鹾志余職在監督爰以校讎餘暇稍稍葺內廨迄

於今年歷時既久政令張舉始得克意大集鳩工飭材凡金埴竹木之用塈陶蓋梓之程必可其直當其庸弗事華贍弗仍囿陋宜崇宜密皆余悉心經畫因舊而增飾者爲譙樓爲臺門因朽而更易者爲經略堂爲儀門爲內署門而外觀於以肅至署以內特敞懐遠樓一琴書屋補齋此非所以資燕閒也蓋簿書點勘之煩與夫僚友從容商略政事咸萃於是正以寧神宇而謐心宅也其他如庫藏如賓館如六曹吏廨舍以及庖湢圈廄一一撤

而新之若昔人封植亭榭花木流傳於賦詠者余
則未逮焉惟視其不可闕者而已是役也始孟夏
迄季冬歷時九閱月爲費若干緡落成之日諸僚
屬相與臨觀僉謂余能率事而余則仰體
皇上中正損益之道事事期於適中不爲粉飾藻繪以
侈其心亦不至頹敗摧朽以安其固茲署之修若
有不可後先者余監修鹺志觀明宏治中楊太守
孟瑛撰重修運司記前者無論自茲迄今中間豈
無更置而僅傳孟瑛之記其敘述經始之難積數

歲歷數官而後成厥工古人傳舍之喻往往安於繇習遠至傾圮不可挽貽後來者憂余夙秉先公家訓凡一言一行必盡其分所當爲且爲之必成又必期於可久推而論之政事之大所以報稱於君者又安有一事之可緩者哉勒之堅珉願以諗夫後之居是官者

嘉興所倉厫碑記　　國朝李衛

鹽法之制上而裕課下以便民利至溥也而趨其利者必滋其弊恭遇

皇上軫念浙鹺恩膏疊沛加斤減費蠲課賑災一時商
民鼓舞踴躍既莫不滌慮洗心以義爲利矣但利
非一節則弊亦非一端江浙運鹽其公平取與者
固多而作姦犯科亦所間有使非察之至精除之
務盡則或致虧課或致虧商俱不足以稱良法也
商鹽歲分兩掣子膺
簡命以督撫重寄兼任鹽鹺夙夜兢兢恐有疏略故於
掣期每多親自按臨務在肅清原委不肯少有寬
假因念鹽政弊端當防於未掣之先禁於臨掣之

時又嘗嚴於旣掣之後每見嘉興一所掣過引鹽
俱泊瀛塘橋外船多水闊不無飛渡而新掣甫竣
尤易混雜卽有巡緝豈得周知爰飭衆商度地建
厰逐一堆積以俟陸續起運輿情皆以爲便羣樂
捐造又恐一時未敷工用先借節省項下之銀契
買虹涇橋外民田三十五畝有零盡造正引厰房
一百七十間河埠一座大門廳堂以次遞進又於
掣所之東契買官房五十五間改爲票引厰房門
道廳樓一并整飭於己酉季秋經始成於庚戌仲

春選料擇材堅緻宏敞從此鹽經製後先令歸厫飄泊無憂風雨難損而且考驗有地守望有人厫內之鹽無從侵蝕以累商厫外之鹽無從攙貫以累課運多運少各隨其宜去陳去新總核其數庶幾公私兩便後有莅茲任者盍相因於勿替歟是爲記

松江所建倉記　國朝李衞

從來立政之道欲興利者必先除弊弊一日不除則利一日不興卽能除矣而除之有盡有不盡則

利之興者猶少而不興者尚多也松郡爲產鹽之
區海濱場竈棊置星布可以裕民食者卽可以裕
國課乃自鹽梟充斥官引遂難計數年以前所內商
鹽盡寥寥無幾矣衞恭膺
簡命節鉞浙中兼理鹺政念鹽法一道壞在私梟於是
益巡船撥巡員加巡役水柵營房要地森列更嚴
飭所屬悉力杜絕比年以來始多斂跡改行故每
製鹽數廣至七八萬引亦既足民裕課著有成效
矣又念過掣之鹽分銷各邑必須陸續開行非可

以刻期立運而停泊河干曠日持久倘或天時陰雨未免滲溼之憂再有船戶姦頑豈無偷掘攙和之漸是又利中起弊不可不革者爰於浙中嘉興等處一并飭建所倉以便暫貯焉而於松所卜地則在四十一保一區四圖契買民基三十四畝九分有零其建立倉房則二百五十間有奇其經理則始於戊申而成於己酉其地高平不憂卑溼其材堅固不患飄搖其倉內鹽房則列八巷以分廒倉外溝渠則開三面以洩水從此引鹽掣後不及

行銷者一并入販次第分運而出入稽查所員實
專其責庶幾鹺政之弊無不革鹺政之利無不興
鹽可以漸廣價可以漸平課卽可以漸裕行見
朝廷惟正之供以時輸將者皆有餘力而商民且各
得其所則是倉之有裨鹺政豈微也哉夫立法貴
乎周詳而用法貴有實意法之不善弊所從生行
之不力亦弊所滋長後之董是事者常守是法而
運以實心勉以實力則因民之利庶可垂裕於永
久矣是爲記

修八灦神祠碑記

國朝 張若震

兩浙江南都轉運鹽之治在杭城西偏其廨宇有庫曰將盈庫之旁有神曰八灦其祠如土穀祠狀俗因概而呼之曰土穀祠云神不詳其所自而既祠於廨遂於庫則上以裕

國下以惠商卹竈使公私俱便凡守是官居是廨者亦得從容報稱乃其職也都轉運兼兩省而浙之鹽筴行於浙暨兩江之蘇松常鎮徽廣而已非若淮長蘆所布遠及數省者也故爲商者徵賤徵貴

往往易縮而難贏又其法刮土而曬曬而煎頗地多淫雨海水時汨恆足以敗鹽如是則竈又病是以

天子加恩區內而於兩浙江南之爲竈戶與商者尤多優恤時時有所寬假

勅長吏毋督切之余自台州移居是官凡所施設一遵

帝訓鹺政大舉計引額八十萬有奇向猶有滯而待銷者今則不但次第補銷且提銷以漸而增歲額近百萬引國課裕矣而商益以饒竈益以給此皆

聖天子無涯恩德周浹滲漉有以致此使余得因緣際會幸告無過而神之默相之者當亦與有勞焉夫鬼神之事茫昧幽渺明者所不道然祈報之典聖人未嘗廢自唐虞三代至今亦未有聞而非之者豈無故哉今是祠之立其來已久亦時有所補葺近則上宇旁宮漸就傾仄蓋瓦級甎漸缺落黝堊漸漫漶不鮮雖牲醴煙燎未始不集於庭而顧享之餘難免於褻是亦官於此者之羞也且吾閩物之靈爽有所憑藉而愈增顧以敝陋者為神之宅

可乎用是節俸餘因厥舊貫稍增易之而盛嘉分
鹺經庫胥領及有事於廨者咸歡欣踴躍襄厥成
功余比者叉膺
簡命移守浙藩將與神別因略疏緣引俾鑱諸石庶後
之君子得以覽焉
嘉興批驗所觀稼樓記　國朝　納蘭常安
乙丑六月既望泐鴛湖詣批驗所理鹺政也時取
道海昌鹽官來牟既登禾稼被野芃芃或彧顧焉
樂之及抵行廨其後小園蒔花壘石架亭鑿池前

入退食休息之所也亭之前大樓五楹八窗玲瓏登之見平疇沃野南阡北陌縱横繡錯斯觀稼之所以名樓也其除草而耘者潰土而附苗根以速其茁者或務疾而畏功少或陷淖而窘於步烈日暴焉暴雨注焉皆有所弗顧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因憶上官持豚酒勸農不過諭以毋惰力曠時而已其孰識艱難有若是者乎蓋稼穡之事重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其稼宜稻斯浙之所以勸農也剏嘉興財賦之地其壤尤腴昔漢

黄龍二年由拳南都野稻自生改名嘉禾所以志瑞也猶周公得禾名書也至今一莖三四穗者常有之則所以召嘉應而臻阜成其亦必有道矣今

聖天子垂農貴粟道先足民守土之令必勤宣

上意爲之濬澮畝辨土宜正疆界簡農器修稼政陳三壤之利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朝巡夕考日課旬會勤者勞之惰者勗之不足不給者補之助之俾田無不治而歲無不豐斯有土者所共樂也且經疏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斯樓不名穡

而名稼垂束作閔疾苦是觀甚偉其能已乎若倚北窗據胡牀雄談驚坐揮麈自恣此高人逸士之事非官民者之責也抑予豈敢在嵯而僅言嵯哉因於樓之下會屬吏講稼穡卽次其說於斯樓以爲記

重建兩浙都轉鹽運司題名碑記

國朝 朱 椿

食貨乃八政之一而鹽又食貨之一鹽法上關國課下裕民生秉是政者職任綦重兩浙煮鹽助自

漢孝惠時迄今千百年間雖因革損益不無變通
而體國經野恤商惠竈其大較也顧政事之得失
視乎其人寬猛殊其用貪廉異其操有不可得而
掩者得則前事之師失亦後來之鑑也我
朝
列聖相承經制盡善學士大夫膺理鹺之任者罔不矢愼
矢公仰副
九重體恤商民之至意題名舊碑歷歷可考蓋自順治
七年遼海畢公立石於公署之東偏取受事之歲

月與夫遷移去留之遠近而表章之前後凡二十五人歷年既久碑石傾仆自茲以往將何以傳久遠而鏡得失與余於丁丑夏奉委署理𪋻篆才識短淺夙夜氷兢惟懼隕越方欲得先哲之芳規以爲則儌而顧可聽其姓氏之湮沒不彰而不一留意耶爰命工人重爲立石且補刋舊碑所未列如干人以垂諸不朽云

重修紫陽書院記　國朝 徐恕

武林三書院皆踞湖山之勝代鍾偉人傑士紫陽

獨在城南山之麓爲地較近士之秀而能文肄業其中者亦較盛歲癸巳余校士至院中見其棟宇傾圮赤白漫漶謀葺而新之是時方伯王公護撫篆特允是請爰命監院司訓張生經理其役於是閣之建於水者立石礎以固其基木之腐於土者鑿山疏土以除其佀棟楹庀材井匽流惡板檻瓴甓堊漆之屬以次修舉工閱月而竣夫事之相似而不容相溷者名與實也古之爲士者日習於灑掃應對進退講明孝弟忠信之事其立身行已

具有本末然後持之以不息之心行之以可久之業日新富有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是故以之為學則經明而行修以之居官則事舉而政立誠務於其實而不徒事乎其名也今

國家文治休明以經術取士建立書院有師友以聯其情膏火以資其工之朔望兩課以校其藝之精勤拔其尤者數人給筆資以示獎勵士之得與於斯幸矣而是院又適當都會之中觀江山之壯麗足以壯其文瀾浸淫恣肆士處山陬僻壤渺見寡聞

鮮師友切磋琢磨之助有忍饑誦經白首無成卒自傷孤陋者然則多士之居斯院也其將爲名乎抑將爲實乎生之董是役也用誾而工固亦可謂能崇實者生名羲年於潛司訓爲余門下士

重修崇文書院記　國朝徐恕

崇文書院舊枋西湖書院創始時卽南宋太學故址爲之也元至元間廉訪使東平徐公以西湖鎻瀾橋北有唐白文公居易宋林公逋蘇文忠公軾三賢堂至是奉以來祀旣山長陳泌承乏茲役與

僚友謀遷新之乃匾三賢堂曰尚德徐公祠曰尚功列志仁集義達道明德等齋其時董院事者有賓序主奉教導儒職直學儒人諸名目泌有記述之詳矣明成化間甯公良始改建正德間楊公孟瑛復於三賢增唐李公泌即今所謂四賢祠也迨萬歷間直指葉公永盛雅有造士之德當覩鹺之餘集內商子弟於西湖授以題命各就舫中屬文舫皆撒去少焉畫舫一聲羣舫畢集各以文進而甲乙之名曰舫課後於四賢祠之偏建堂中奉朱

子而祀公位於後寢別額崇文蓋其有功於書院
與東平徐公後先適相輝映云我
朝
聖祖仁皇帝南巡
御題正學闡教四字爰闢其左爲亭敬摹石以奉之後爲
敬修堂爲諸生齋舍規制備矣古者書院之設莫
不祀其鄉之賢或宦於斯地之先達其始也因西
湖書院而並移祀三賢堂其既也合四賢祠而仍
榜以西湖書院則今書院之盛其淵源有自不可

沒也康熙來歷經學使王公掞都運張公若震中
丞常公安俱重修之未三十年而風雨剝蝕榱桷
摧折丹青漫漶余時攝篆鹽事躬詣其地愀焉發
之凡木石甓堊之需計費若干兩以修舉於是講
堂及祠宇皆煥然改觀而諸生之負笈以游者雲
集月之朔望有課其師生之脡脯集課之楮潁有
增無減比年來諸生中聲華鵲起發策決科以去
者固不乏人然原夫初設書院之意祀四賢而政
事風節足爲人景慕既崇奉朱子俾之正鵠恭仰

宸翰照耀湖山諸生裒回其地川泳雲飛當必有顧之而會心者由是澡身浴德步趨前徽以見聖人之道出處一致蓋無適而不然也夫豈徒發策決科云爾哉工既竣之明年因監院黃君璋之請乃參考顚末牽連書之以補志乘之闕并以屬黃君勒諸石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國朝　盧文弨

吳越書院之以紫陽名者三蓋皆祀朱子而因擇士之儁異者使習業其中欲其學朱子之學而後

庶幾於所言所行莫不循循然有法度也新安爲朱子之鄉其地有紫陽山故宋淳祐六年理宗御書紫陽書院以賜江東之崇祀朱子者而吾杭有紫陽山卽沿爲稱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康成釋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按今蘇與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實與古禮合杭爲大府治所敷文書院中丞領之而紫陽與崇文皆前任鹺使之所倡建鹺商相與踴躍以襄厥成蓋鹺商多來自徽郡實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許其

別編商籍與士著者一體考試故皆樂於順上之
指而不由於勉強我
朝康熙四十二年前任運使高公熊徵始建茲院於
紫陽山之麓初名紫陽別墅後乃正名曰書院至
於今八十有餘年矣中間雖小小補葺而費約工
省馴至敝壞不可治文昭以乾隆己亥主講崇文
越明年主講紫陽覩危樓之將壓常凜凜焉去之
一周星以爲必改作矣乃僅交午枝柱苟且目前
以僥幸於一旦之可無事上之人以無與乎考成

而未嘗一畱意卽或慨然有興舉之思而慮請之帑或不得又總總慮經費之無從出也以故玩時愒日遷延以至於今往來觀者徒歎息於前人有美政而後人莫之繼爲可惜也乃歲在癸丑長白

阿公奉

聖天子新命來爲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蓋改舊鹽法道而正以使名隆其任益以重其職也

公始莅是職實能體

上之德意淸以律己勤以莅事緝私平徵以恤商而循

名責實以造士觀兩書院之久不治也毅然動帑餘若干金大爲修葺不歸之縣有司而專委屬吏之能者日往監之公亦不時至以察工之勤惰而董其成於是傾者易欹者正缺者補隙者完磴道之犖确者爲平治之相其高下爲之欄檻使無失足焉若門若窗皆可以啟閉矣若庖若湢皆足以容受矣堊者黝者丹雘者咸得其宜於是望之巍然卽之煥然士之來肄業者咸欣欣然有喜色罔不亟思振作以仰副樂育之盛意蓋士氣亦爲之

一新焉蓋嘗論之內與外實相因而互資者也故衞武公之爲抑戒曰灑埽庭內斯干之詩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乃可以攸寧焉昔子路之治蒲也夫子入其境而見草萊甚辟入其邑而見牆屋完固亟稱其善焉蓋卽此可以見衆事之不苟類如斯矣鹽政全公與公不以文弨爲不肖聘主紫陽教事樂觀盛舉思有以紀載而監院車君向榮又率諸生以來請安敢以不文辭爰卽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等之來學於斯者旣足以安其身矣

亦知所以治其心乎夫屋之傾攲徑之榛塞夫人而知其不可矣獨於心而顧可安於不正不濬乎今諸生中能文之士不乏也然或狃於佻達之習慢易之風而不知變革其有害於虛靈之體實甚今公之有斯舉也豈徒爲觀美哉蓋卽教以治心之學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德性問學兼優者也諸生勉焉是則是傚體斯立而後用有以行安見醇儒名臣之不由斯出乎余非能言者也朱子所爲學記者具在舉皆切要之論盍反而求之

可乎是說也實推廣公所以造士之意而公之盛美乃益彰吾知崇文必亦有願爲紀載者文詔在紫陽故第就紫陽以爲之記云

重修崇文書院碑記　　國朝　張時風

乾隆五十八年定浙省鹾政院制升鹽法道爲都轉運使列於三司

天子用長白阿公林保從山東承

命來莅茲任俾理浙之公至則究切利病修令於兩浙及江左右各屬府縣以剔以疏無不宜當乃披考

圖誌西湖舊有崇文書院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幸

賜題正學闡教額仰瞻摹勒肅然思所以扶樹教化助育人材堂之中南向居朱子神位永式多士煌煌乎正學之訓如揭日月公曰此院之建修葺由來久矣元至元間廉訪使徐公即宋西太乙宮故址移建三賢堂以祀唐白文公居易宋林和靖先生逋蘇文忠公軾因列志仁集義達道明德等齋貫助書院規制明布政使甯公良改建於成化間有書

庫贍田名西湖書院正德時楊公孟瑛復於三賢增唐李鄴侯泌爲四賢祠歲久則圯萬歷朝巡鹽御史葉公永盛於西湖跨虹橋剏爲舫課甲乙課文去後人思其政規四賢祠右建院始奉朱子而肖葉公像於後祀之

國朝督學王公掞重搆講堂負以層樓翼以廊廡風蹟可述仍名西湖書院自奉

宸翰天臨榜曰崇文時則鹽驛道張公若震大新之方伯徐公恕繼修咸有記序今商士集望在子而垣宇

陊剝不居襟抱虧疏其何以紹前頁開來學於是
勤盡力費凡粱楹之撓折瓦甓之腐缺丹堊之漫
漶者繕葺訖功壯好如新成焉選置生徒必皆其
人而延時風協理教事辭讓不獲已則推公之意
以告學者曰比年

詔書數下迺尚經學鄉會試並以五經取士爲士不可
正傳而僞受也昔孔安國解古文論語小戴禮記
大學中庸鄭康成并注之孟子有趙岐註論語又
有何晏等注疏而易詩兩經及四子書惟朱子注

尊今垂後登斯堂者行禮肄習志聖賢之學必將有聖賢之徒成德出類於其中如唐宋四賢與久大以利人名文章以載道其心辨義利貫出處百千年而上亦猶旦暮遇之也詩曰烝我髦士又曰績古之人此湖南北二峯春秋雲氣異物光華隱露之間非皆公之惠教以遠者相與興起於無窮乎是爲記

捐修將盈庫署碑　國朝　方超然

自鹽筴興而歲所經入與天下地徵相齒亞浙水

東西十一州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以及人民戶口之賦皆隸行省舉成數蓋萬之以百計者三而鹽筴領於轉運使舟車什伯而陳之歲幾及三千之一諸如關市之徵不逮也夥頤沈沈實弆之庫庫日將盈則所謂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者蓋利出於海而即以海名之其義如是於是設大使而建之署不獨謹守筦鑰而已關石和鈞覼若晝一權之準之必身親之使不爲州犁之上下而一出焉一入

焉自經始逮龠黍傳著簿書以參互相鈎考計其
劬勞鞅掌不暇寢飯者一月中十嘗六七故雖碎
曹猥局國家不概付之筐筴吏往往取牧令之需
次斯土者權充之蓋以士人厲廉恥而知尚其節
或不以仳仳簌簌汙治署也歲之庚申超然以州
別駕權浙中榷場諸使初試未之批驗所五稔報
竣而會庫大使需替人
天子俞大吏之請遂移以塞員塡闕焉既受事之署觀
室周寢環及四隅喟然以歎怪前此諸君子抑何

太不自喜也柳子記為政者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然後理達而事成筦庫下士耳故未及為政也而署廹庫之東偏形束壤側必若閒臺珍館冠山俯池以延客觀而繼之宴娛是謂不宜且亦安所置之然而君子攸寧通乎上下蓋寧則慮事也豫執事也恪以整以暇益精於勤今斯署也堂堭初具後有屋數楹率皆本末撓弱頹爾而委更衣無所几硯莫頓上漏下溼側出而旁穿以置器用則速蠹以儲版籍則速蠹以貯衣裳則速腐而人

愁蟄險且有沈溺重膇之苦焉其何以事事太史公平準書曰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夫姓號則倉氏庾氏之屬也庫亦倉庾類也而平準則筦庫職也今其署乃若是是且不能崇朝而姓號影響唯恐聞於人矣尚望其世世萬子孫毋變乎然而前後相禪苟過時日如燕之處堂者何也有老胥進曰固也官署歲修例有公使錢而庫署獨無之事勢使然無足怪者嗟夫歲修之無公使錢也格於例也以歲修之無公使錢而廢不歲修

則非格於例也非格於例而以例自解則雖例有公使錢吾未知其果以供歲修否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大抵有志者事竟成耳削衣貶食止餘法用慮材計庸不廹期會斲雕爲樸不樂葆大期於待風雨庇燥溼寒暑勾當公事各有盦宇而問可以容宴豆寄廬旅如是而已矣是亦何必有例斷而行之不程其力始戊辰八月朔日逮今已巳九月十日經營斷手歲計有餘以十爲率則八之皆賦新宮也仍舊貫者二而已然亦璧壘一變如覽

浮圖之忽起東祠費凡百七十緡有奇質錢帖累之蓋寸許云雖然此不足道也昔者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去之如始至况茲實官署吾日饘鬻餬其口於是豈不亦廢隊是爲而區區挂齒牙間抑人有言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余不敢當賢者而懼後有愚者之廢且以無公使錢爲解也姑識其緣起伐石陷之壁而以諗後之人又爲之銘曰古云天地萬物逆旅雖其逆旅物有攸處怪雨盲風莫蓋莫障一昔之期東西徬徨矧茲筦庫平準

均輸以佐鹽官豈伊蘧廬無一畝宮有三間屋側
側力力如跛而禿拔來報往忽若郵置鳥焚其巢
何與人事曰無官錢是亦官齋一毛罕落隸人是
儥乃塗乃塈匪刻匪雕上有燕几下有涸庖屋牆
持持內外嶄嶄簿書期會嘯歌偃仰裕蠱則吝傾
否則喜爲官爲私萬事盡爾後有作者勿爭刀錐
廢則舉之視此刻詞

重建黃巖場公署記　國朝　平世增

金匱華公江左世家丙戌秋以州司馬來理黃巖

場鹺政而是處適當颶母爲災田廬蕩析衙署亦就傾圮時即有以估報請者公曰災黎滿目未暇謀居假館僧寮綜理賑務仰體

宸衷俛恤民隱寢食不遑者凡數月邑之諸君子念公之無治事地也屢以捐建請公曰義不敢以一人之私煩衆人費姑舍是恭惟

聖天子體恤庶司無微不至巳廢官舍許借俸廉以爲修葺公因是循例上請報可乃於舊治作爲新居經始於丁亥嘉平凡五閱月而告竣三邑紳士作

爲詩歌頌揚美盛予摳衣入謁與公把臂遍覽規制煥如也其制前爲頭門次儀門俱三楹東西廨合之得六楹正中爲大堂堂左門房二茶室二竈舍三其右亦設門屋一由之而西篔簹森列作室其間是爲竹深處二堂五楹顏曰慮得翼以迴廊間數凡六堂之東青蒼彌望因作爲環翠堂又面東三楹軒名問月是公吟詠之所循徑而北斗室二間額爲獨嘯堂之西則對山書屋三楹放衙無事相對悠然最後正宇七楹房六是公燕私食息

之地也凡建屋五層得屋六十有五間東西北圍以甎牆共計一百三十有八弓計工按料實費千數百金除借支三百外皆公自爲捐置予謂公曰

場廨自宋迄明建置巳廢至我

朝雍正甲寅毛公重建後得公更而新之屋倍於前工爲較鉅一舉而三善備矣循例借支存體制也不吝巳財期經久也謝絕衆捐遠嫌疑也以視傳舍相視者何如耶公笑曰有是哉子可爲記予故序其顛末如此公名瑞滿號秋槎

盧大中丞祠堂碑記

國朝　平聖臺

天道原無不報而民心不可倖邀若我漢亭中丞去浙四十年存齋觀察廉車初至故吏耆民有望禝帷而泣下者此其效也觀察乃因民之思爲中丞建祠於吳山臺以通家子得謁祠下觀察屬爲文刻於麗牲之石辭不獲命乃齋沐而謹書之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以直隸武邑縣令蒙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擢江南亳州知州旋陞山東東昌

府知府歷登萊青道糧道再遷河南南汝道歷按
察使布政使巡撫福建公感激奮勵知無不爲而
出於仁恕不事矯激乾隆三年冬蒙
恩簡調浙江巡撫浙江尖山當巨浸之衝風潮薄射歲
爲民患大吏承
命作壩糜帑墜功俱以獲譴公至之日漲沙旋合板築
可施當事皆懲前失噤不敢發公毅然身任之奏
請補築塘犒俱豐匠役用命不數月而金隄屹然
御製碑文備極嘉奬重修敷文書院加增膏火諸生肄

業者屢溢於戸

特賜湖山萃秀之匾他如廣學額減浮糧免米稅裒鹽價除世船之積弊革官價之陋習駁滿兵過江牧馬之議正靖江改食淮鹽之條官吏肅潔商竈安恬救焚瘞骸育嬰療疾一切利人濟物之事皆爲之釐定章程廣籌經費瞿瞿夙興孜孜竟日如是者四載及被糾聽勘獄未具閭閻細民環擁呼號惟恐公蹈不測

聖主如天之仁僅予薄譴出戍軍臺起用少鴻臚復任

陝西巡撫再調湖北尋解職赴巴里坤轉徙哈密
蘭州辦理軍需事竣而歸遂請老終於家公自筮
仕後每履一任自爲一書曰觀津錄曰牧亳政略
曰典守東昌錄曰秉臬中州錄曰撫閩略撫浙略
至秦楚塞外皆有紀述異政甚多具大學士桂林
陳文端公所爲墓志及袁太史枚所撰神道碑茲
不備載公遭遇
聖朝屢膺重寄桑榆遂養猶彰
宸衷存齋觀察又能禔躬廉慎繼其家聲甫經抵任郎

親奉栗主妥公之靈以慰錢塘十萬戶甘棠茇憩
之心公之受
恩深而食報豐也豈易得哉系之詩曰遂左從龍襄平
耆籍喬木世勳通於國脈翟翟中丞發硎嚴邑
世廟殊恩恆超資格肆步所藩遂膺幢節山海盤紆自閩
遷浙除苛解嬈為善益力搤陽侯吭豎巨鼇脊廣
厦萬間扶搖六翮
恩重身屯過叢獄亟小謫大中叅關楚澤更歷封圻遍
蘇溝浚治譜傳家一官一冊觀察嗣興聲施舄奕

肸蠁降神輸般治宅有美吳山見公履跡傳說星芒孔明廟柏後千百年視此貞石

蘆瀝場城隍廟記

國朝　李賡芸

蘆瀝場治平湖縣境官舍面海大門之左有城隍神像在焉嶍峨周君澄調選來莅展謁之初詢於父老僉云官舍本廟其剏建年代不可考君聞言蹙然不寧未幾大病恍惚若有神佑病良已乃移建廟於鎗塘橋首捐俸購地二畝有奇聖人上舍陸貴章等各捐資贊成之凡大門三楹正殿三楹

有後廨有前廊隙地植榆柳松柏經始於嘉慶二年十月落成於三年十二月而屬余記之周君尊甫按察公與先君子同中壬戌進士又同出涪州周文恭公本房閱今將一甲子而余與君同官於此以公事常得相接知君爲政之美卽此移建城隍廟亦其一端夫城隍之祀載在史書由來久矣有城隍而後有城隍神今場無城隍而有其神名實殆不副或疑君不當建廟移祀雖然城隍非淫祀比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敬鬼神而遠

之周君之爲合乎傳所云矣故記之

七

四明七觀　　宋　王應麟

海於天地間最鉅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駕焉徂東浩瀁滄溟羲和浴乎榑桑日杲杲兮金鉦朝潮夕汐與月虧盈神虬褭首吐雷噓雲方其駭濤虎浪之興銀峯萬仞雪屋千層鏃空扤嶽沃日吞鯨陽侯爲之震蕩天吳爲之馮陵盧賦實志未能該也若乃潤下作鹹散鹽爲貴宿沙肇鬻而海王之策祈望之守昉於齊管子而征利

漢郡設官三十有六會稽則海鹽居一考諸唐志鄞始有鹽晏巽管榷法寖以嚴海瀕稚耋兆能蒞淡若作和齊甘者鹺鹼酌醲燔枯鱐鮑恣啖繇是亭監綦布牟盆歲增負塗山積蒸素雪凝翦竹羃以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箭三斛川浮陸馳行商通其價巡院譏其私葢日用飲食不可以無朝甕箬裹功與醯俱馬齒水精冰鏤霜明古云食肴之將証屑玉而嘰瓊束箭落茁越竹筍前楊氏之果染霞亜星鹽爲夏槁屛羶撤腥飫高褒之菜食奚猗氏之足云魚鹽之湊民殷財阜不謂之樂郊

耶

詩

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宋　蘇軾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隄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送元衡弟赴長亭鹽場　宋　樓鑰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加誨幹
蠱髯而辯胸次無臬隘今爲執牢盆官事臨渤澥毋謂
官爲小要使居所大毋言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家門
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不自僻亭民亦良
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旣擾之兼并責逋債熬波亦良苦
樂歲色猶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囊多良
法久寖壞吾鬮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爲謀空餐
愧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能巧取倍息入
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毋年登九十家居幸康

忝其後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

小别不足惜輕舟送前邁

送程運副之杭州

元　趙孟頫

鹽為生民食日用猶水火雖非饑所急一日無不可但令商賈便那復愁國課數年人壞法貪欲肆偏頗利多歸私室民始受鹽禍邇來𠫵計口強致及包裹權酤鞴滴瀝征商及遮邀東南民力竭此事非細瑣朝家更政化選擇堪負荷君為尚書郎精白色瑳瑳明當戒行李往理吳越柁祇君無别語編戸要安妥湖山多勝處亦

可供宴坐談笑尊俎間佳聲滿江左

題熬波圖　　元　陳椿

錢塘江水限吳越三十四場分兩浙五十萬引課重難
九千六百戶優劣火伏上中下三則煎連春夏秋九月
程嚴賦足在恤民鹽是土人口下血

熬波圖詩

各團竈舍

東海有大利斯民不敢爭並海立官舍兵衛森軍營私
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團廳嚴且肅立法無弊生

築壘圍牆

立團定界址分團圍短牆壘土為之限開溝為之防板築已完固廠土燥且剛團門慎出入北軍守其旁

起蓋竈舍

築圍未脫手栟舍又興工運茅上高屋畚泥矮牆東所喜手脚健敢言腰背慵何以門東南蓋以朝其風

團舍便倉

便倉以便民規模在經始地土既高燥水港亦通濟甎壁連屋山瓦溝建瓴水衆竈各設倉公利私亦利

裹築灰淋

百鍊無生泥萬杵皆實地池井既堅牢裹築又完備作勞口舌乾鹹水覺有味早知作農夫豈不太容易

築壘池井

鑿井以瀦滷井欲實且堅又恐風雨至鍊泥包四邊小塊少者抱大塊壯者肩臨歸鞭又鞭恐為螻蛄穿

蓋池井屋

穿鑿池井完上蓋數椽屋老婦挽茅柴壯丁擔竹木簷楹苫著池難用擎天柱固非人所居但防天雨雨

開河通海

平地海可通要非一日勞成雲舉萬鍤落地連千鍬水性原潤下滿溝來滔滔海水無盡時要在人煎熬

壩堰蓄水

今晨海多風潮水來浩瀚未作西頭壩先捺東頭堰蓄水不患多將以備烹鍊後防有汎溢適中乃爲善

就海引潮

人言隻手河可鑿我見衆力海可通東南財賦大淵藪貨財所殖源無窮海波萬頃取無禁千夫畚鍤來如風

須與引海出平地非人之力天之功

築護海岸

去海無十里水可狎而玩曾聞十年前沸騰無畔岸所以預隄防不獨為水患煑海且富國民力惜有限

車接海潮

翻翻聯聯犖犖确确東海巨蛇才脫殼滔滔車腹水逆行輥輥車聲雷大作能消幾部旱龍骨翻得陽侯波欲涸誰家少婦急工程徑上車頭泥兩腳

疏浚潮溝

潮來溝水滿潮落三寸泥十日泥三尺溝與兩岸無高低長柄杴梢短柄鍬開深八尺過人頭但得朝朝水滿溝一生甘作泥中鰍

開闢攤場

鹽事有先後首當開攤場深犁闢兩岸堅塹壅四傍細草不畱根鹻波無清光但恐人力疲牛疲亦何傷

車水耕平

場面有凸凹水力均浸灌車聲接海聲鴉尾銜欲斷將來曬灰時恐有不平患但願天公平無水亦無旱

敲泥拾草

拾草草葉空敲泥泥粉碎雖如鏡面平猶恐蟻穴壞十指盡皸瘃那復問肩背抛卻犁與鋤平地月拾芥

海潮浸灌

浙東把土刮浙西將灰淋開得攤場成車引海潮浸土潤鹹花生地瘠鹹波滲煎鹽工力繁惟此艱難甚

削土取平

潮漏不厭擣細草不厭剗四方貴匀淨一孔防漏綻牛閘臥碌碡鹿過絕町畽不日即與煎鹽事不可緩

棹水潑水

灰場欲潤不欲乾長繩戽海海水翻分溝通流護場面平鋪灰了攤復攤就場棹水仍潑水卻恐風來一埽間健婦肩灰何火急不顧饑兒扳擔泣

擔灰攤曬

海天無風雲色開相呼上場早曬灰滿場大堆仍小堆前擔未了後擔催少婦勤作亦可哀草間冬日眠嬰孩正苦饑腹鳴如雷轉頭饁婦從西來

篠灰取勻

築場纔罷隨上灰灰如細塵地如席更持長篠輕拂拂
灰中莫有塊與核一片灰場幾經手壯者尫羸肥者瘠
飛揚最怕海邊風不怕天邊日頭赤

篩水曬灰

風日太燥灰欲飛灰底太溼生地衣老丁調停視乾溼
或曬或灑隨其宜長撩取水信手潑灰不至死長含溼
水勻不燥亦不溼明朝滷成鹹到骨

扒埽聚灰

埽開埽閉秃千帚推去扒來穿兩肘百堆千堆亂人行

一嘗再嘗鹹入口千夫上場爭曬灰曬灰亦有高低手爾曹愼勿歎苦辛明日成鹽此其母

擔灰入淋

一淋灰半溼再淋灰欲泣三淋四淋灰底透竹筧通池如雨集閉投石蓮就滷試三蓮四蓮直沈入丁夫閒少辛苦多卻恐無灰可相接

淋灰取滷

杴灰上擔去復還傾灰滿淋高如山小池蓄水待澆潑外面雖溼中央乾灰如命脈滷如血血與命脈相流連

便須載滷入團去官司明日催裝䉵

滷船鹽船

大船小船名雖共鹽船滷船各適用滷船淺淺搆作倉

鹽船實實裝其艑灰滷附團便且輕鹽艖到倉遠而重

也無橈槳與風帆篾纜牛牽運防送

打滷入船

大池小池無著處相呼上滷入團去艔船滿載百餘石

䑽船塞港百餘隻看船人丁暫得閒牽牛從此無餘力

最喜長年老怕事滿船不敢偷涓滴

擔載運鹽

擔夫負擔賴兩肩兩牛拽船行且鞭人力不甘牛有力岸傍水底爭相先牛肥且健不惜力擔夫惟愁桶底穿日西比及到團前牛卻長歎人無言

打滷入團

團前運滷船銜尾上滷分溝入團裏長筧短筧斷復連行地滔滔如注水今年天道好曬灰那更淋灰淸徹底試來入口十分鹹守煎歡賞管煎喜

樵斫柴薪

黄茅白葦地一望百餘里長鑱瑩如雪動手即披靡縱
横臥荒野海風吹不起雖有菅與蒯亦毋棄憔悴

束縛柴薪

平明加束縛委地何紛紛一畝當幾束一束當幾斤一
際萬餘束際際連青雲餘草任狼籍待與樵者分

砍斫柴生

黄茅斫盡鹽未足官司熬熬催火伏有錢可買鄰場柴
無錢之家守鹽哭茅根得雨便未衰昨日猶短今日齊
亂包急束少作堆三寸五寸尋柴生

塌車輜車

千牛啓攢蹄車聲雷長隄擔夫欲爭道長驅輿之齊東草如山高牧子猶嫌低陸地行尚可可憐行深泥

人車運柴

塌車無兩輪陸地行如飛肩拖與背負右挽仍左推家家牛正忙不念人力疲運柴恐不迭一日知幾回

輜車運柴

平明驅羣牛駕以大小車車上何所有東東黃茅柴行行亦良苦牧豎不停撾空車晚歸去牛背載寒鴉

鐵盤模樣

方盤雖薄容易列圓鑊雖深又難熱不方不圓合而分樣自兩淮行兩浙洪鑪一鼓焰掀天收盡九州無寸鐵明朝火冷合而觀疑是沅江九肋鼈

鑄造鐵柈

大柈大小十餘片中盤四片小盤二誰將紅鑪生鐵汁瀉入模中隨巨細神椎擊後皆有用良冶收功在零碎閒看鑪鞴棄荒郊當時鬧熱今如水

砌柱承柈

灰泥鍊得如蒸土巨甎爲馳石爲虎四垠打就圜火城中間屹立承杵柱此時築打不加工他日難禁大火聚滿盤白雪積如山不比金莖但承露

排湊盤面

形模本渾淪何乃散而聚世無烏獲力萬鈞未易舉片段合湊成治工費鎔錮雖曰小鐵駝能補空闕處

鍊打草灰

草灰將何用鞭打不停手明朝裝杵時泥簸護杵口壯夫打鞭千百折鍊得黑灰成白雪誰知只是罏與篋泥

向盤邊堅似鐵

裝泥桦縫

三長四短鑄盤片五合六聚凑盤面老丁自有生銲藥灰日千舂泥百錬深深抹縫工補插五六烏金小駝健補虛架滿苟月前安得天地爲鑪陰陽炭

上滷煎鹽

竹箭瀉滷初上盤今日起火齊著團日煎月錬不得閒卻愁火急桦易乾炎炎火簮去地三尺許海波頃刻熬出素烹煎不顧寒與暑半是竈丁流汗雨

撈灑撩鹽

火伏上則鹽易結日烈風高勝他月欲成未成乾又溼撩上撩牀便成雪盤中滷乾時時添要使枠中常不絕人面如灰汗如血終朝徹夜不得歇

乾枠起鹽

大枠未冷火初歇輕輕剗枠休剗鐵有如昨夜未完月妖蟆食破團還闕又如水晶三角片又如蒸餅十字裂正愁天上多苦霧卻喜海濵有鹹霧

出扒生灰

死灰不復然生灰猶未死昨朝火窖中今日冷如水莫嫌灰擔重積灰那忍棄曬乾再下淋又作還魂鬼

日收散鹽

一日煎幾何一日收幾多但憂辦不上不獨遭譏訶日課有工程官事無蹉跎月月無虛聲不敢違司鹺

起運散鹽

散鹽如積雪地上數百堆關防少不密團門或夜開多備牛與船加以人力推總倉有統攝不招還自來

賣鹽婦

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滷背負空筐淚如縷三日破鐺無粟煮老姑饑寒更愁苦道旁行人因問之拭淚吞聲爲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嶇戍明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風塵起樓船百戰秋濤裏良人賈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憐血作淮河流中原封椿音信絕官倉不開口糧闕空營木落煙火稀夜雨殘燈泣嗚咽東鄰西舍夫不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繡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

愁深閨妾心如水甘貧賤辛苦賣鹽終不怨得錢糴米
供老姑泉下無慙見夫面君不見繡衣使者浙河東采
詩正欲觀民風莫棄吾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宫

易尚賢赴鮑郎塲司丞次王叔明韻

元　倪瓚

江山寥落白雲飛城郭煙濤獨鶴歸碧落輕帆來縹緲
夕陽遠樹見依微熬波霜雪艱苦富國魚鹽果是非
猶歎蝸牛廬底客焜黃時節尚絺衣

送兩浙轉運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

元　貝瓊

東海水不枯煮鹽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悲力已窮鞭撻豈不恥欲食骨氶肉富國那爲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赤子昔逢使者憂今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有詔催整翼搏萬里

恤竈圖八詠　明　彭韶

鹽場圖

兩浙山水鄉古稱天地藏西望出吳淞東行踰鴈宕利孔非一途鹽征爲海王泉布充京儲芻糧助邊餉庶哉

用物宏生意不復暢薪桂與炊玉晨昏增感愴敝屋棲寒蘆新翁倚孤嶂懷土思依依承家如草挪

山場圖

山木非不佳林麓非不廢百年生聚繁分業薄如紙朝夕斧斤入不待黃落矣近伐嘅山童遠入虞虎兕肩重何足辭突黔艮藉此而況煮海功昏夜無停止菹薪芻不力公私亦何倚歲歲事辛勤猶勝棄桑梓

草蕩圖

海壖咫尺地一望如掌平材木不生植草莽徒敷榮廣

牧艮有害泛取亦難成瓜分給亭戶表蘊自經營繁霜一以降百物俱凋零芻蕘忽萃止芟薙無留行輦運積官所來歲專煎烹負荷非爲苦願言公課登

淋滷圖

旭日明茴蕩欣茲風日競錢鏄密如鱗沙塗平似鏡汲灑足灰泥層層白相映易地聚成堆再淋鹹始盛方池藉以茅小竇暗通阱蓮實重且堅浮浮力能勝祇恐山雨來一簣功未竟殷勤守餘瀝坐待滷池定

煎鹽圖

蹉波汎清洽牢盆戒修潔分番勿後時及此旺煎月一勺盡傾瀉萬鐺俱焚爇沈沈紅霧收蹩躄晴波竭斂之白盈筐凝華燦如雪點檢入公私中心更煩熱荊妻慰苦顏摩掌汗流血卻歎戍邊人垂老有離別

徵鹽圖

小汛風日好大汛潮汐平袖長應善舞課羨易為徵歲歉伊誰知窴分兩與晴衣食豈不急國計良非輕儋石四面至倉庾一朝盈鹽官唱籌歷折閱頻呼聲況乃逃亡多荒額重加徵展限尚未允努力事餘生

放鹽圖

三邊之儲峙良賈勞委輸償以榷海利子母求贏餘水齊易消耗蔀屋難貯儲多年積逋欠折算盡錙銖渺渺太湖畔盈盈東海隅雪山壓巨浪風帆恣所如每資藜藿食亦薦王侯廚誰念味中苦搔首空躊躕

追賠圖

近寶固貧國厚貨亦貧民滷丁有常賦催目何紛紜侵耗歲已久賫緣具虛文商算無從給鞭笞不堪聞富黠自嘗爾哀此顛連人稱貸不見售絲穀無餘新寬減逢

傷恤慇懃謝皇仁滄海未終竭更始重辛勤

鹽夫歎　　　明　聶原裔

鹽夫挑鹽憩河流口燥脣焦怨辛苦今春苦被雨連綿淡卻灰池赤鹹滷積薪漂去竈將傾額鹽無辦田無耕不獨家貧妻子怨又兼部牒嚴催徵

開中曲　　　國朝　汪鳴瑞

開中中鹽創何日厥貢鹽絺正鹽絺嗣後農官榷漸增度支常平附鹽鐵天聖年間始報中齎鈔紛投亭戶糴估獲奇贏天府饒一利未興一弊出有

明鑑唐復鑑宋宋倣祥符唐大歷題奏專差風憲
臣都運凡六提舉七
本朝因革更詳明他不具言請言浙浙隸東西分六
所所置和鈞校時掣三十三場煙井融一百五州
鍾釜給雖然令甲可長守焉保時豐不時嗇豐時
鹻粒委泥沙嗇時官務嗟擁塞濟南使君泯競綠
舊責新徵兩無絀水鏡澄清雀鼠潛垂簾不放青
蚨入槖橐部引汗牛來晝野分驅定考核杭所歲
銷十二萬白馬江濤捲夜雪紹所十九萬八千柳

絮因風飄五泖嘉所 二十六萬餘珠浦晴沙霏玉
屑松所九萬千有奇 水晶盤貯吳淞月溫台五萬
猶未盈甌江白練鋪千尺更有票引十萬零濱海
諸邦計口食前年黑蝝滿空飛去年市兒呼蜥蜴
雨暘不順鹽筴虛轉移元化知
帝力蚩蚩何足與謀始樂觀厥成順爾則自今不用更
開中永規利源著邦式

紫陽別墅十二詠　國朝 高熊徵

樂育堂

登堂肅冠紳前修緬矩矱俯仰盡吾徒吾豈忘吾樂

南宮舫

不踏計然舟來就蕭然艇一幅米家山髣髴春帆影

五雲深處

矯首望三台奎光映斗北攜身到五層青雲繞人足

別有天

一徑入青山四面青 無數舉頭雲漢津別是桃源路

尋詩徑

行行不數武詩思乍 相親此徑亦常有來尋得幾人

看湖臺

白水捲青天不辨天 與水陸海接潘江須洞原如此

巢翠亭

夕陽明屋角飛翠夾山坳坐擁烏皮几真同太古巢

螺泉

羣山若螺髻水滴螺涎先生正渴飲紅螺酌自便

鸜鵒石

古人日晤語舌本強而腐石果代人言空山調鸜鵒

筆架峰

飛夢繞三山飄然天外落醒來詩已成定把吟毫閣

垂釣磯

左手把脩綸右手攤書卷撚絲百尺長會心不在遠

簪花閣

山閣玉蘭開恍疑坐玉署看爾閣中人簪花上林去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三十終

舊序

臣 李衛奉

勅纂修兩浙鹽法志進呈

御覽兼請

欽賜序文奉

旨依部議

命臣撰文爲序臣自惟愚陋茲所修志書凜遵現行事

例上體

皇仁下詳民隱條分緒析共計十六門凡諸程式典章

課則經費悉載
會典者務相脗合勿致異同猶恐編纂未當何敢冒昧
撰序聞
命之下惶悚彌切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德盛化成天呈合璧之休徵地獻河清
之上瑞皞皞熙熙萬物得所而猶
視民如傷凡事關經制者必詳審經畫昭示法守如食
貨乃八政之一而鹽又食貨之一也部定鹽法考
綱紀秩如遵奉已久茲復

命直省鹽法衙門纂輯志書因地制宜垂諸永遠
聖人勞心爲民至無已也蓋我
朝鹽法自
世祖章皇帝洞鑒明季加派妨商厲民定制按引徵課
聖祖仁皇帝尤念鹽法一項上關
國課下裕民生愼選廉能加惠商竈至詳且悉我
皇上肅承大統卽
諭各省轉運道臣恤商裕
國又

諭巡鹽使臣撙節愛養繼又於兩浙鹽務
命臣兼理具見我
朝
聖
聖相承經制盡善我
皇上聰明睿知覃精繼述卽鹽法一事而綱舉目張德
洋恩溥煌煌
詔令如日月經天其誰不感動而激勸乎抑考前明舊
志成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歷甲寅雖體裁悉具要

皆董是役者摭拾見聞自爲編次孰如斯志之因

革損益定自

宸衷爲萬世法也臣黍司封疆職叨兼任夙夜祇懼惟

有失愼矢公加意釐剔以仰副

聖天子體恤商民至意而前此官吏陋規諸商濫費復

蒙

皇上悉從寬典並予蠲除

命下以來大法小廉愈益兢惕諸商則以既除雜派又

免積逋萬戸千村歡聲雷動勤輸

國課惟恐後期更請設鹽義倉積穀備賑葢上好仁
而下好義有由來矣茲蒙
上諭敬序成書用益導揚
聖德俾天下曉然知至治之世百度修飭而凡茲黎庶
其其戴
皇仁於億萬年歟
雍正六年暢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鹽
政兼理江南七府五州督捕事務加五級紀錄三

次臣李衛奉
勅謹序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後序

志出於史鹺法出於史志之食貨所以利用厚生

昭示軌則也兩浙鹺志成於明嘉靖時御史劉仕

賢我

朝雍正六年

世宗憲皇帝以前志散佚

特命浙江巡撫兼理鹽政臣李衛重加編纂凡所修輯得

秉

睿裁綱舉目張燦然大備矣惟是成書至今又七十餘年

其間場竈更移課引增減與夫法制之因革損益閱時既久互有異同若不復事纂修非所以臻美備昭法式也嘉慶四年冬臣奉

命撫浙維時鹽政臣延豐亦奉巡察浙鹽之

命因相與和衷商確剔除煩苛嚴屯販以緝私廣疏銷以裕課用期上體

皇仁下恤民隱額引盡銷有羨無絀五年冬鹽政臣延豐復以鹺志偕臣聯章上請仰蒙

俞旨

允其增修爰敬遵
貽備之訓謹就現行事例逐加條纂書成敬繕成帙恭
呈
御覽臣謹按鹽綱之貢兆自夏書鹽筴之正始於管子
兩浙自漢劉濞煑海爲鹽後民因之遂成恒業史
所謂無賦而國用富饒者也元狩初設鹽官於會
稽郡唐制漣湖越杭四場設立十監歲得百餘萬
緡以當百餘州之賦宋則竈戶鹽丁歲課入官受
錢或折租賦皆無恒額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

明置兩浙都轉轄分司四爲場三十五爲團五百
有一爲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歲辦鹽二十
二萬四百五十七引二百斤有奇財賦之廣接跡
江淮矣我
朝
列聖相承
醲化覃敷羣生昌阜兩浙鹽務舊係撫臣兼管乾隆五十
七年復
特簡鹽政改鹽道爲運司因其政之繁而重之也

皇上親政伊始至治懋昭恤商惠民罕有倫比 臣 等幸
得躬逢其盛而所輯鹺志一書復奉
聖明指示定為法程凡四省十七郡一百二十五州縣
商民仰蒙樂利食德飲和共享
昇平之福豈特大小臣工得所遵循已哉謹拜手稽
首而為之序
嘉慶七年六月庚子朔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臣 阮元謹
序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後序

維

皇上御宇之四年臣延豐奉

命巡按兩浙鹽政莅任以後夙夜兢惕事無鉅細加意

整釐越一年以重修兩浙鹽法志陳請仰蒙

俞允

訓以賅備臣自慚謭陋謹與二三僚友酌古準今條分

縷析編成三十二卷同撫臣阮元詳愼覆核敬繕

全函

奏呈

聖鑒

皇上萬幾餘暇

躬親披覽其有編摩疎漏之處一一

指示精詳

傳諭改正凡臣下思慮所未及校訂所未周者稟承

睿裁得免紕繆綱舉目張皆定自

宸衷實罕逢之幸事也謹按舊志輯自前撫臣李衛於

雍正六年奉

勅纂修體例至爲明晰惟是閱歲既遠因革損益隨時遞
易互有異同爰博訪輿情參考帳籍芟其不符補
其未備仍十六門之舊而加變通焉卷帙益備於
前志矣竊維六府以厚民生八政以溥民利鹽法
爲食貨攸資經制最重我
國家典章燦著涵育羣生惠商卹竈嚴懲私販裒多
而益寡酌盈以劑虛秩然井然超軼千古臣忝膺
重任愧無能奉揚
天子德化而區區敬凜之意惟有恪守成規罔敢弛懈

茲志成之日復經

聖明鑒定昭若發矇不遺纖悉非惟治鹺官吏得有率

循蔚爲不刊之典而兩浙商民其利賴豈淺鮮哉

刊既竣爰書其梗概以序其後

嘉慶七年六月巡視兩浙鹽政兼管杭州織造事

務臣延豐謹序

重刻兩浙鹽法志跋

兩浙鹽法志舊本罕見今所存者嘉慶六年新志耳凡三十二卷分十有六門向有白紙竹紙兩本於課額場竈肸地律例優恤等門互有增損細繹白紙本所增如嘉慶元年五年坍豁被水請豁諸條均闕考覈要案而竹紙本無之其竹紙本所列之西興場舊聚團額場雖裁併錢清而現在徵課及遇有坍漲仍分永昌永泰永豐永甯永盛永盈六團似未可刪而白紙本不載又查凡例言是書

於嘉慶六年進呈七年奉
旨改定數條覆加詳勘刊訖同原進繕本呈
覽所有額徵數目及整理事宜俱以進書時為斷示昭
劃一觀此知是志一印於進呈之先一印於覆勘
之後既增繁條遂刪簡目當時為排擠字行而增
損因以互見也嗣是數十年來未經續修至咸豐
庚申辛酉杭城再陷板燬無存克復後於坊肆故
家隨處搜訪書幸間有存者惟兩浙鹽章雖尚未
復舊而往時

聖訓煌煌成法具在若不亟加翻刻恐益無可遵守爰

命合白紙竹紙兩本考同訂異又未敢以意爲去

留乃取兩本不同之處備列簡端庶覽者無闕略

之憾而舊制燦然永垂矣校勘既畢爲述其原委

如此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浙江巡撫兼管鹽政臣楊

昌濬謹識